



2020年11月15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机关报

文化周刊

CULTURE WEEKLY

衡阳日报
HENG YANG DAILY

今日四版 农历庚子年十月一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—0004 第 17646 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文化 关注

衡阳建市的过程（三）

■杨伟东



蒋百里像 资料图



1944 年衡阳保卫战前之衡阳全城鸟瞰图

衡阳为什么能够在烽火岁月建市（中）

三为工业集聚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为粉碎日寇速战速决的阴谋，抢救和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，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工业内迁计划。当时的工业内迁被誉为“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”，是民族危亡关头的救亡运动，并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基础。眼光长远的理论家和卓绝苦干的实业家们，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，为抗战时期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开辟了一条工业救国之路。

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，他在《国防论》中最早提出：“炼油、炼钢、炼铁等各项基础工业以置于内地为

宜；以湖南为各项国防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带——沿海地区战时首当其冲，工业建设应着重置于山岳地带；南岳地区可作为战时工业核心阵地，重要产业部门宜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。”

负责战时工矿行政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指出：“我们要加紧西迁，将沿江沿海的物资、机件、人才，搬迁到内地，着手建设西部的经济基础。所谓内地，就是当时的平汉、粤汉两路以西地带而言。”

1938年，国民政府制定《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》，确定新工业基地以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湘西为主，在湖南建设包括“湘南、沅陵、辰溪为中心的电力、兵工、电

器、水泥、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”和“以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小区”，并特别强调“以湖南中部如湘潭、醴陵、衡阳之间，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，并力谋鄂南、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，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”。衡阳作为再造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域，沿海工厂内迁衡阳者不在少数。内迁到衡阳落户的工厂，大多是从武汉辗转迁移而来。他们拆卸机器，拖运器材，从武汉经长江进入洞庭湖后，一路沿湘江南下，最后拼尽全力搬到了衡阳。

例如：华成电器制造厂原设地点上海，1938年1月在汉口复工后迁入衡阳白沙洲，有资本140万元、员工80余人，为当时产量最高、品种最多的电器厂，与祁阳的新中

工程公司、新民机器厂分厂成为湘桂工业区机器工业的三大支柱，经理周锦水为宁波定海人，因支援抗战有功，被聘为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电器顾问。

中央陶瓷制造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企业，总厂初设于长沙黄土岭，1938年迁设沅陵，主要生产各种绝缘瓷器，因原料关系，又由沅陵迁入衡阳，有员工140人。中央钢铁厂第2厂（电管厂）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企业，1938年9月10日开始拆卸机器，之后机件运抵衡阳短暂生产，后运抵桂林复工复产。

中国植物油料厂主要是收购桐油加以精炼，先后在重庆头塘、四川万县、湖南衡阳等地创办了7个分厂，后又在衡阳创办湖南

炼油厂和衡山实业公司油料厂，分别生产植物油料和汽油、机油。湖南电工器材厂是由湖南省建设厅拨款100万元在衡阳东阳渡组建，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、电池。这些内迁企业大部分将厂房设立在南起白沙洲、北到合江套的湘江沿岸，鳞次栉比、浩浩荡荡，延伸长约10公里，犹如一条巨龙守护湘江，为战时人民生活所需和前方军需提供强有力保障。

抗战前夕，衡阳除残存的东阳渡军械修理所外，民营机械业只有一家机械厂，职工20余人，主要生产压面机。其他铁工业都是商号前店后作坊，生产铁器农具。上海、浙江及武汉、长沙的企业迁衡后，迁来的厂家仅机械业就有湘衡机厂、东南机厂、现代机厂、求实公司机厂、立成机器厂、大生机器厂、民生机器厂、生建机器厂、顺风机器厂、毓蒙机器厂、立达机器厂、云章机器厂、九经机器厂、振祥机器厂、仲相机器厂、大荣机器厂、新亚机器厂、福新机器厂、福泰机器铁工厂、湘一机器铁工厂、北新工厂等20余家，具有制造蒸汽机、煤气机、柴油机、电动机、发电机等成台设备的技术能力，并能生产轻纺、印刷、棉、粮、油等加工机械成台产品，带动了衡阳民营机械工业的发展。

衡阳建市之初，境内新办和内迁机器工业发展到了62家，工业产值、生产能力、产品质量，一度跃居全省之冠。抗战爆发后，境外印刷业和报社纷纷迁入衡阳，衡阳又一度成为全省全国重要印刷基地。当时，迁入较大的印刷企业有武汉的广雅印刷局和新昌印刷局、广州的中心印刷局、上海的华美铸造印刷厂、南京的文星印刷局以及长沙的文星印刷局。本地开办的报业和印刷业，也在此时应运而生。

据统计，至衡阳建市时，本地有名的印刷企业有荣哉、集中、同益、镇华、鼎昌、中益、启文、美华、升云斋、恒丰、中华、林记、文科、凌云阁、精益、国华、正权、协兴、力行、文盛等20余家，境内从业印刷达2000多人。

著名学者张守广在其《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化》一书中，深有感触：“湘南工业资源并不丰饶，但人民容易接受新思想，因此机器工业有比较大的发展。”

（本文系市地方志编纂室提供）

民间工匠

彭召荣：泥与火中再现荣光

■文/本报记者 邹毅 张志伟 图/张志伟



扫码看视频



彭召荣教孩子做陶艺



“我这个人不苟言笑，不擅应酬，不会打扑克，也不会打麻将，或者我从未体验过别人认为的‘人生乐趣’，唯独钟情陶艺创作。”在彭召荣看来，他和陶土的缘分，似乎是从“胎教”就开始了。

因父辈三代都是从事制陶工艺，彭召荣从小耳濡目染，也跟着父亲学了4年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手艺，他选择了南下继续学习，师从著名陶艺大师黄心永、邓巨辉两位老师。在随后的工作学习过程中，彭召荣主攻陶瓷雕刻、拉胚、“硅酸盐”配釉技艺和陶瓷设计4个方面的学习研究。他说，在制陶过程中，采土、发酵、糅合、拉坯、刻绘、打磨、晾干、烧制等各个流程、每个环节都必须一丝不苟，心手相师，心手互动，用手感知陶土性格，辅之以相应的工具，让工具成为手的延伸，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艺品。“每次等待瓷器出窑，内心既期待又享受，这在别的材质艺术创作中是感受不到的。”他认为，熟能生巧精雕细琢是基础，有思想创意才是“工匠精神”的精髓。

彭召荣非常重视陶艺作品的造型、设计和思想这些内在的东西，他认为比起技术层面上的精益求精，更应该关注作品的内在，在这方面多下功夫，希望作品能更好地呈现出他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。“制陶已经从最初的一份工作开始慢慢变成我的爱好。三十年的坚守，陶艺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

如今艺术品的创新成为越来越多人热议的话题。对此，他有自己的理解，“创新一定是在有着很深厚的传统修养基础上进行的，没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做根基的创新那是乱来。”他主张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贯通中西，进行创新。2010年，他创作的富贵鱼荣获广佛肇三市工艺美术联展金奖，2018年创作的云集窑山水盏获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铜奖，2020年创作的莲子杯获湖南省旅游商品大赛金奖。

“在手工制作中都会有情感的注入，而这看不见的情感最终会表现在作品上。”好的作品无论过了多少年，都是百看不厌的，因为从中能体会到作者的高超手工技艺和人文情怀。”就在彭召荣不断丰富自己技艺的同时，他的心中也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想法。因为从小就听父亲提起衡州窑。这是一种器型设计精巧，形神完美，且品种异常丰富，并以优美的釉质、釉色争胜的器物。器形和釉质的独特性让衡州窑区别于其他窑系陶瓷。衡州窑的独特魅力让彭召荣“心痒”不已。

2017年，湖南神州界牌瓷业有限公司实施“衡州窑青瓷工艺”复刻工程，47岁的彭召荣系作为特殊人才被公司引进，成为复刻工程的主创人。通过翻阅历史文献和研究报告，彭召荣发现复刻衡州窑的制作工序十分繁杂。揉泥、拉坯成型、晾干、烧制等70多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的完成度都决定着土陶作品的成败，而做到与当时工艺的相似匹配度需要花上大量的试错实验。一次次的失败，一次次地记录各种变量，一次次地反复推敲，在用古法烧制衡州窑制品的过程

中，彭召荣不仅付出了汗水，还通过利用自己钻研所得，不断摸索烧制衡州窑的技术。

“在复刻衡州窑的过程中，虽然很苦，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在一点点地靠近梦想。能复刻出衡州窑这样独特的器物，也是对我这三十多年的刻苦钻研陶艺的一种肯定。”他太想让衡州窑再现昔日荣光。

“机械永远代替不了手工，因为没有情感，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世界著名奢侈品全是纯手工打造的原因吧。传承固然重要，但创新发展出精品却显得更加可贵。”

在土陶工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今天，彭召荣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造型相结合，把艺术元素完美地融入到日常的陶制生活用品创作过程中，并加入绘画、书法、雕刻等手法，创作出了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，完成了从生活用品到艺术品的转变。

虽然目前还没有“传承人”，彭召荣仍然干劲很足，如今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他希望能尝试制作更多类型的器皿，打开更广阔的市场，以此吸引年轻人来传承这门快要消失的手艺。